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轟天雷 第九回 鬱忠憤掛冠歸去 莽風塵到處蹉跎

話說莊仲玉、荀北山聽了斬六君子的消息，驚疑了數日。那時朝中附舊黨的，果然風雲得志；那談新學的，草得弄木皆兵。只是可惜光緒皇上百日維新，一齊推翻了。靈蠻室主人有詩詠戊戌政變事云：

東華門外玉河東，十丈黃塵掩漢宮；石鏡杜鵑魂自怨，金輪鸚鵡夢難通。
寒鴉猶帶昭陽日，天馬空嘶瀚海風；回首九重丹鳳闕，觚稜依舊幕煙中。
坐聽西風百感生，夜窗孤燭淚縱橫；青繩讒口兩宮構，白馬冤魂一網驚。
聞笛呂安徒作賦，彈琴嵇子自成名；蔡經未得拋珠術，已見滄桑幾度更。
金魚犀帶簇宮袍，退直歸來意氣豪；碧玉屏深圖蛺蝶，紅珠帳暖擁櫻桃。
黃門置獄天威震，紫塞從軍遠役勞；行過昆倉定回首，長安宮闕五雲高。
拔幟南天講學辰，登壇橫議動清宸；罪言杜子原憂世，新法荆公未病民。
麟泣西郊悲聖識，鯁逃東海作亡人；潛蛟本有拿雲志，誰使春雷起蟄鱗。
長門月冷漏聲遲，怕憶羊車插竹時；苔玉枉教鑄小字，珍珠誰與慰相思。
鸞文大腳雲靴窄，翠袖橫鬢寶鈿垂；無限春風惆悵意，漢宮吟盡沈園詩。
旋轉乾坤興黑獄，顧瞻內外衛宸躬；身依日月重霄上，手握風雲萬將中。
驂乘餘威猶逼主，奪門奇策近要功；玉溪不作無詩史，甘露當年論不同。

這六首詩做得淒涼悲感，意在言外，可抵得千篇戊戌政變論了。且說莊仲玉悶在家中，靜聽消息。那時北山病體已愈，二人正在閒談，劉順進來稟道：「晁老爺來拜會。」仲玉道：「請。」這晁老爺名鐘，號元伯，也是仲玉的至友，在京做小軍機。這日來見仲玉，說道：「你知道回亂子，是誰鬧出來的？」

原來你們貴同鄉羊御史跟姓張的在八月初二日，親詣頤和園，通了李蓮英，上的折子，請太后垂簾聽政。聽說這羊御史是李蓮英的義子，當時他見李蓮英，痛哭流涕。李即將這情形訴給太后，太后很誇他有忠心呢！仲玉大驚道：「有此事麼？」元伯道：「不但此也，他不知從何處聞知譚復生說動袁慰亭要殺榮祿，就在初三日坐火車到天津，密訴榮祿，所以變得更速了。」

仲玉道：「吾聽得袁慰亭將密詔暗示榮祿，這話確麼？」元伯道：「慰亭那人是壞不過的，當時復生奉了密詔，要到法華寺去說他，林墩谷就不以為然。有一首詩，吾記得二句是：願為公歌千里草，本初健者莫輕言。知道慰亭是靠不住的，復生不信，竟自去了，當時即將密詔示他。慰亭做作忠憤之色，將憑據騙到手，又用甜言蜜語賂著復生，可憐復生也是絕頂精明幹事的人，只是一股熱誠，不曾三思，竟上他的圈套了。慰亭得了這密詔，正是躊躇，忽榮祿遣人送書至，即將這事原原本本告訴榮祿。榮祿星夜遣人回京，見太后說了，就有第二日皇上重病垂簾聽政的諭。這事雖裡面已預為佈置，然催命鬼，就是楊、袁兩個人。現在各國人都知道了，二人雖然懿眷優隆，恐怕後來保不住呢？」

仲玉道：「昨日吾有認識的人，抄給吾看，復生的獄中詩是：望門投宿憐張儉，忍死須臾待杜根；吾自橫刀仰天笑，去留肝膽兩崑崙。楊深秀詩，有什麼『孤臣頓作隍中鹿』句，餘的不記得了。最不好是楊叔僑，是什麼『銳食其祿而不盡其忠，罪應萬死。然康有為顯示係依附，此銳之所以不瞑目者也。』當時復生給他寫二句云：男兒死則死耳，可謂痛快！」元伯道：「楊叔僑是張南皮的得意門生，沾染南皮習氣太重了，這回被殺是僥倖得名的。倘若留他在朝，就要反噬起來，也未可知。你看著，這數年內，南皮不要弄些笑話出來呢。」仲玉道：「六人內，自然以復生為第一。」元伯道：「前日吾見王次弢，說也可笑，他近來竟變了一個人了。從前說變法，如今豈但自己不說變法，還罵別人變法是亂臣賊子呢。吾聽不過了。」

一日，他請我在永安堂吃飯，又聽他議論了康黨一回，吾也不管眾人在座，就問貴姓台甫？他笑說吾得了瘋疾。吾說吾並不瘋，吾朋友中沒有這人。他笑說，你不認識王次弢麼？吾故作大驚，說道：『王次弢是上過條陳講變法的，怎麼如今變了一個人似的，還恐你冒他的名。吾決不信。』虧他老臉回說道：『伯玉行年六十，而知五十之非，是勇於改過的。』說得仲玉、北山大笑。三人談一回，微月上窗，一庭秋影。遠聽鳴蟲唧唧的響，二人覺得百感交集，獨有北山不言不語，也不知他肚裡想什麼。仲玉道：「吾這個月底，要想回去。」元伯道：「很好！吾也有此想，只是內人病了，看來這月是不能走的了。」

二人正在說話，忽聽北山在牀上發恨道：「常熱既出了一個巨奸大猾、罪魁禍首，必須再聘個為國忘身的大忠臣，方給吾常熱人爭爭氣。不然，吾們的臉子都辱沒盡了。」仲玉、元伯不禁笑道：「你去做為國忘身的大忠臣吧。」北山不語。元伯說一回閒話，就回去了。且說仲玉於數日內料理行裝，到衙門去告了假，北山到年家去辭了館，便同出京，到天津搭上輪船，三日即到上海。二人歸心如箭，在上海也不耽擱，就喚棧房伙計僱了一隻無錫快船，搬上行李，立刻開船。一路順風順水，兩日到了常熟。仲玉回家，北山回梅李一次，就要到蘇州去。仲玉道：「吾也有事到蘇州去，與你同走吧。」

當日即包了船，二人上船，明日到了蘇州。北山到貝家丈人處，仲玉自去看朋友。在岸上一連住了三日，就想回船。那朋友留不住，即送到船上，與仲玉別了。仲玉步進船內，只見荀北山呆坐在裡面，心內大詫，也就明白了八九分，想道：吾不去問他，看他怎麼的？二人怔怔的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不言不語，足足坐了一個時辰。只見北山長歎一聲，眼中含著一泡眼淚，欲墜不墜的光景。忽然頓足恨道：「吾看還是這條路好。」仲玉禁不住問道：「哪一條路呢？」北山大聲道：「做和尚去。」仲玉嗤的笑道：「你好好的一個人，不想去乾些事業，倒要入空門了。你自己想想，可笑不可笑？」北山道：「吾這個日子不要過了。」仲玉道：「何至於。古語所謂：人生半哀樂，天地有順逆，此境是人人有的，越是有志氣有才略的人，處逆境的日子越多，並不是他喜歡與豪傑君子廝纏，是天教他磨煉這些豪傑君子，暗裡助他成名的，你須明白這個道理。」

北山半響不語。仲玉要問他貝家的情形，恐怕惹起他的呆性，也就無語，叫船上伙計開船回常熟。

北山無精打采，依然舊時模樣，仲玉也不大去睬他。誰知北山這回上蘇州，卻弄出一個大大的笑話。他到貝家，非但不能見夫人，連丈人、丈母都不曾見，卻得了丈人的二十七條規約。第一條，是北山不准擅入貝家門，如來問候，須由門人進去稟達，見則請進，不見即回。第二條，是要北山在人面前不准說自己是貝家的女婿。第三條，是什麼如北山負恩娶妾，則小女任憑改嫁，亦小德出入可也。餘的做書人記不得許多，只好付之缺如。當時將二十七條規約，交帳房先生發出來，要北山簽約。說如北山不簽，即將亂棒打出，以後再不准上門。可憐北山一氣攻心，幾乎死去，他又不曾說什麼，要想進去，宅門上有僕人攔住，到後來只得簽了，帳房就叫人送他回船，說改日再來。你道這種開天闢地少有的怪事，教北山不要氣瘋麼？仲玉如何知道，只得時時將浮言勸導。北山正是病後，受了風霜跋涉，又受了這回悶氣，重又病起來，直到年終方愈。

到次年二月，仲玉又要束裝進京。那日，幾個舊友汪鶴齋、徐燕樓、吳瓊秋聚在書齋小酌。仲玉勸北山同行，北山決意不去。燕樓道：「現今當京官，也無甚道理。吾有一個同年，是在四川做成都府，姓吳名士春。那人聲氣廣通，且極好客，吾寫信，你帶去見他，教他薦做幕府，他沒有不答應的。」眾人你一句，我一句相勸，不由北山不從。仲玉、北山即擇於二十七日動身。燕樓、鶴齋也因上海有些事，僱了二隻船，一隻是仲玉家眷，一隻是齋、荀、汪三人。到上海，仲玉取一百兩銀子送給北山，做四川路費，自己便匆匆的攜著夫人進京去了。且說北山、燕樓、鶴齋住在上海鼎升棧，鶴齋是廣於應酬的，在上海就有同年同寅請花酒，吃大餐，疊為賓主，日夜奔走於花叢酒窟中。北山、燕樓也跟著熱鬧。哪知北山卻看上了了一個信人，是同席韓濂夫叫的。北山目不轉睛的看，那信人見他呆頭呆腦，不免掩口一笑。這一笑，笑得北山大樂，想道：「吾何不到她家裡去逛逛？」北山雖

看上了那信人，卻從不曾轉過局。看見局票上寫清和坊一弄，便記在心。

一日清早，趁燕樓、鵝齋未起身，獨自走到清和坊，尋著月媚樓牌子，便是那信人的書寓。北山進去，那時才早上十下鐘，娘姨在樓上閒坐，信人還沒起身，忽聽下面說客人上來，娘姨詫異道：「什麼客人，來得這樣早？好是昨夜沒接客人，不然如何招接他。」說著便迎出去，一看認得是韓濂夫的朋友，便問道：「苟大人，你來看韓老爺麼？」北山笑嘻嘻的走進裡房坐下，問道：「你們先生呢？」娘姨答道：「還沒起來呢。」

北山走近牀前，將洋紗帳子一掀，即挨身坐下。那信人倒嚇了一跳，弄不明白，只得披衣起來道：「苟大人，這裡骯髒，你請榻上去坐吧。」北山見她星眸欲斂，瓠犀半露，說話間一股香氣衝透出來，令人魂酥骨軟。北山向來無日無夜不把夫人牢記在心坎上的，此時卻把貝小姐忘了，眼兒心兒通注在那信人身上，越看越愛起來，不敢動身。那信人又催了一遍。娘姨在外見了不象樣兒，忙道：「苟大人，你有什麼話，等先生起來了好講，不要這麼涎臉。」北山聽了，忙在身邊取出兩卷銀洋，雙手送至那信人枕邊。那信人道：「這是什麼講究？」北山道：「我情願送給你，你收了嗎。」那信人道：「沒有這個道理，要你送錢。」北山道：「你不收，吾就死在這裡。」娘姨見他有些瘋氣，忙丟眼給那信人道：「既是苟大人這麼說，先生老實收了吧，算苟大人賞給你的。」那信人便收了。北山大喜，正在說話，忽聽下面又報客上來。北山恐是韓濂夫，遇見不好意思，忙抽身向扶梯走下去。娘姨也不強留，只說聲「晚上請過來」，便進去了。

北山回到棧中，燕樓、鵝齋已起身，問道：「北山，你何處去了？」北山說話本有些不妥，這次要支吾說謊，愈說得不明白。燕樓也不查問，就道：「你在滬耽擱了一個月，也玩得夠了，吾們今夜給你餞行，明日請你動身吧。」北山不語，半晌方掙出一句道：「吾要回去一次。」鵝齋道：「奇了，你回去做什麼？還忘不了貝小姐麼？」北山不答應，二人盤問得緊，北山只得直說盤纏沒了。二人愈覺詫異道：「仲玉走時給你一百兩銀，你用得這麼快，吾們並沒有見花費什麼？」北山又不語。無奈鵝齋、燕樓逼得急，只得將早晨一席話說了。鵝齋、燕樓大駭，鵝齋跳罵道：「你這個人的心肝，到底是什麼做的？」北山哭喪著臉，只是歎氣。燕樓道：「說他也無益，吾去看濂夫，想法取還，明日寫定了輪船票，吾們的事算完了。」

以後無論鬧出什麼把戲，吾們再也不管。」說著更衣出去了。

鵝齋向北山咕嚕怨了一會，吃過午飯，仍不見燕樓回來。鵝齋無事，在棧中抽煙過癮，直到晚上，忽見茶房送上一張請客票，看是燕樓在海天春請吃大餐。北山欲不去，鵝齋硬拉著，走到了麥家圈海天春第六號，燕樓已等得久了。鵝齋急問道：「那事怎麼樣？」燕樓道：「錢已取還，船票也寫好了。」對北山道：「明日晚上九句鐘，須上輪船。吾這一頓，就算餞行了。」

北山到此時，也不得不依。這夜鵝齋、燕樓陪著北山回棧，不曾出門口。明日先喚茶房，將二十餘件行李。送上輪船。鵝齋、燕樓直送北山上船，又叮囑了好些話，方才回棧。

二人耽擱了月餘，時已五月，天氣漸暑，鵝齋有事，赴天津去了。燕樓回家來，匆匆過了夏，秋涼便上城來。正在街上走時，忽聽背後有人呼道：「燕樓、燕樓？」覺得聲音很熟，回頭看時，哎喲一聲。看官試猜猜，那人是誰？正是：潦倒一身無長物，棲遲萬里起名心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